



不浪漫 國度裏的人情

• 陳立志

「送君南浦，傷如之何？」遙想古人送別，亦是雅人深致。十里長亭，灞橋折條楊柳贈別，盡是平生一片心意。大概古時交通不便，離別便不知何年始可重逢，故對送別特別重視。所謂「黯然銷魂者，別而已矣！」濃厚的感情溢於言表，令人爲之泫然。在我國歷史上，有關送行的逸事隨時可見。林語堂在「生活的藝術」中，曾描寫一僧一儒一道三老人送行的故事，老僧本已發誓有生之年不復踏出廟前小橋，可是三位好友邊走邊談，開懷忘機，及至醒覺，已過小橋了。三老於是拊掌呵呵大笑。林氏稱此爲「智慧的人生」。古人友情之濃烈，於此也可見一斑。

現代人的生活便不再有如是的情趣。科學發達，知識疊積，而人心澆薄，友情疏淡，却成了這一世紀的標誌。即如送行，也成了梁實秋所說

的「和拜壽送殯等等一樣的成爲應酬的禮節之一。」現代人主張發展個性，主張個人主義，友情被擺在不受注意的地方，於是人我之間距離日遠，人人都孤獨起來。在七十年代的今天，不說知

音如伯牙和鍾子期者，我們甚至找不着像胡適和趙元任這樣的友人。「人心不古」是句憤世嫉俗的詈語，但這豈不就是廿世紀後期的寫照？

現代人的友情令人迷惑，有親熱到拍得你肩膀前後搖蕩不停的人，也有碰面點頭都覺內心有芥蒂的人。友情裏最可貴的美德——坦誠——似乎在逐漸消逝中。今人的矯揉偽飾較之古人不知要多出幾倍。我參加了數次舞會，每次都向舞伴提出同一個問題：「妳喜歡那一種音樂？」而回答也每次都是：「我不反對熱門音樂。不過我實在較喜歡古典音樂。」我時常納悶，爲何外向好動、不能沉思的人竟不喜歡那相得的熱門音樂，而喜歡那講究幽思的古典音樂？或許正如老李常跟我說的：「這個時代的女孩子總是這樣的；你可以稱之爲高級的社交禮儀。無論什麼事情，她

們總能說出一套道理，讓你不住地點頭，崇拜到極點。」這個世界這麼沉悶，我想是由於人們常拘執過甚，不肯放開胸懷，說兩句合情合理的話。

有一回，一位可愛的女郎告訴我：「我喜歡華爾滋；我喜歡那種韻律。」浪漫派末期的音樂能激起人們心底的共鳴是沒錯的。然而，現代人的耳朵能這樣子欣賞，他的心靈却無同樣的浪漫氣息。在他的心目中，總有些事比人更要緊，耽擱不得的。於是一派細細的雨絲，也可以充作「因故不到」的藉口。「你走，我不送你。你來，無論多大風多大雨，我要去接你。」這份心境怕不是現代人所能體會的了。晉書「王徽之傳」記載着：

「（徽之）常居山陰，夜雪初霽，忽憶戴（安道）遠在剡，乘小船詣之。造門不前而返。人問其故，曰：『本乘興而來，興盡而返，何必見安道耶？』」

古人坦率放情若是，才有資格當得起「浪漫」之稱。今之人畏縮踟躕，虛僞踟躕，其去浪漫亦遠矣！

組成世界的人既不浪漫，則世間感情不充沛，空氣窒鬱，自是當然之事。太空時代的成就，除了原子彈、氫彈、人造衛星、電子計算機外，尚有其他嗎？我一直懷疑現代人是否比古人更具「智慧」。科學和技術帶給人類的影響是令人悲觀的；這個時代的人未必見得比往昔的人快樂。很明顯的，哲人漸漸少了；這也許是電腦已慢慢取代他們的結果罷！

中國人素以人情味濃自詡，而不知今日之所

謂人情味，在在也是附有條件的：你幾曾見過或聽過某人請幾位窮人上館子？鳩形鵠面的人不討人喜歡是事實，衣冠楚楚的人受人歡迎也是事實，這些都未可厚非。可是一旦人情味只侷限於後者，而前者却被視如敝屣，人情味的可愛不免要打幾成折扣了。在一個不浪漫的社會裏，人人感情枯槁，懣懣無人氣，從早到晚趕着報告作業（廣義而言），「舊雨新知」只合登報時用，永遠不會掛在心頭思念的。大馬路一條條開闢了，有鋪紅磚的人行道，還有綠島，上面插植着幾株永遠成不了蔭的枯枝，於是人們可以走得比以前更快了。「路人」這兩個字在古語中含有鄙薄的意思，而今人却儘多樂於此一形容者。今日你在紅磚的人行道上「班荆道故」都要遭警察取締的。悠閒自適的人生已是過客，招挽不回了。生當此世，捨歎何言？

孔老夫子門弟子三千，而共處融洽無間。甚至受困於陳蔡時，亦不曾忘記啟訓子路。今之教席，其受業門下多不過半百，然言語每有齟齬。愚意以為：沒有浪漫的心智和情懷，豐富的感情和關愛，是造成此現象的最大原因。林語堂在「說浪漫」一文中說到孔子的浪漫：

「孔子聞人歌而樂則和之，是孔子吟唱，亦不定於未時申時舉行也，今世儒者並定時亦不敢歌矣。哭而慟，酒無量，與點也，三月不知肉味，皆孔子富於情應之證。至若見一不相知者之喪，淚珠無故滴下（惡其淚之無從），直是浪漫派若盧騷者之行徑。」

這段話說得精彩。孔子原是性情中人，抱持着自然的人生觀，事事不失浪漫的本色。今人甚多輕



● 歌

蔑孔子者，以爲夫子道學，不通人情；然則又有多少人有孔子一般的浪漫色彩呢？

由是可知，近人崇尚理智，講求訓練，務必人人有科學化的腦筋。培養性靈，體會人情，已不值他們一顧了。熙熙皇皇的人羣在追逐些什麼？新文化、新文明、科學、醫學……這些偉大的名詞代表着些什麼？現代人的病似乎並不比往日少，現代人的生活似乎也不比往日安逸。人類高放的理想、憧憬和情趣在那裏呢？

聰明的人往往喜歡替每樣東西標定價錢，如此他方可緊緊把握住這些東西，不致輕心給予別人。大概物以稀爲貴，所以鑽石美鈔值昂，而卵石書籍價賤。不過，這也有例外的。感情可以說是取之不盡、用之不竭的了，然而人人固惜靳吝，不肯稍事施與。報紙上常有某些夫人的專欄，苦口婆心勸人不要隨意表露心中的感情，要矜持，不可稍予假借。讓她們去相信她們的理智吧！我寧願這個社會溫暖些，不要那臉板板、灰濛濛的天地。

根據專家的意見，宇宙的熱能越來越多。另一方面，由於農牧進步，人類的營養越來越好，可以發出的熱力和熱能也越來越大。可是，儘管外在條件如此良好，我所感覺到的却是越來越冷。人情淡薄是廿世紀新有的產物，無怪乎小說家要哀嘆道：我在人羣中感到寂寞不堪；我在人羣中迷失了；我們是迷失的一代。

我始終想像不出爲何感情那麼值得人們固惜，爲何一提及感情，人們便那麼小器。或許老祖宗的美德與新觀念扞格不入，是要不得的，必須如農夫去草般快快棄離它。這樣說來，步趨不浪漫豈不正是革新再革新的精神的表徵？在「新」的光華底下，人情的夭折直如雞毛蒜皮，無庸有志青年去勞心費神了。

這就是你所生存的新時代！



人世最可悲的一件事，在於人生是一次孤獨的旅程。你孤獨而生，你踽踽而行，你寂然以歿。在其間，你不只感到：生命的短暫與前不見古人，後不見來者的悲哀；而且，會覺得，即使是與你終日見面的人，也有你們終生難講的話。不是嗎？一個人最深沉的痛苦，只有自己去品嚐，而別人天大的快樂，要想分享却是多麼困難。人與人，就是近在咫尺，又何異於天涯啊！

常常我半夜醒來，四週是一片靜，我很難形容我的惶恐，好像孤零零地在奔跑，沒有一個別人，沒有一點聲音；一切似乎都消失了，只有我。而此時我的存在，却又是多麼的沒有意義。其實，又豈只是半夜才會這樣覺得？白天的我何嘗不會？衆人之間的我何嘗不會？再多想一點：彷彿從我懂事，就有這種感覺了呢！還記得，初中的時候是住校的，九點半就熄燈了；熄燈之後，總有好一陣子的落寞，直到鄰床同學的呼吸都均勻了，我才能入睡。有時，站在窗前，四際是一片茫茫的夜色，只有故宮博物院前的燈火，遠遠的似乎通到天上，往往不由然的，就熱淚盈眶起來。啊！我真是很習慣了！習慣這種澈骨的孤獨。